

# 凶年



半岛 著

# 凶年

半岛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002号

凶 年

半 岛 著

责任编辑：龚筠清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衡阳印刷厂印刷

199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209,000 印数：1—5,600

ISBN 7-5404-1105-8

I·887 定价：4.80元

## 序

文 平

《凶年》是水舟写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文字不多，一口气可以读完，人物事故也不算复杂。简而言之，就是写了一个善与恶的故事。

中国的文人做小说，做了一千多年，始终不能冷却善恶，可见这问题是多么诱人。两个字，写来写去一概不可穷尽，原因是表现的内容和内容的表现各有不同。《凶年》是现实题材。水舟将中国文学的传统构筑和国外某些小说的叙事方式巧妙地熔于一炉，既严谨雕琢、有所遵循，又恣肆不拘、胆大妄为，于是便生出这样一部独特风格的小说。阅读这样的作品，就像在北京城里下馆子一样，鸿宾楼，东来顺，仿膳，豆花，大三元，一家一个味道。

《凶年》的故事有点像志怪传奇小说，但它不同于《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

《凶年》的内涵有点像神魔小说，但它不同于《西游记》、《绿野仙踪》。

湖南文艺出版社把《凶年》当作“社会人情小说”推出，我以为也有道理。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谈到“世情小说”和“人情小说”之分别，前者以《金瓶梅》为代表，后者以《红楼梦》为经典。一个以世情以社会为重，一

个以人情以人生为重，既有情的共同，又有各自区别，划定是十分严密的。我不是说水舟的《凶年》能够同上两部名著并驾，这只是一种比较，正像十小几岁的伏明霞和三十多岁的穆铁柱都是体育运动员一样。《凶年》有意将社会与人情纠缠在一起，这样一种创作态势是十分正当也非常可贵的。

《凶年》这个书名，我不大喜欢。但这无济于事，因为书是作者写的，想起什么名字自然由不得别人。人都要一年一年过，原本是有凶有吉才合乎情理。当然，这种判断简单了些，凶与吉，如同善与恶一样，不可能平分秋色，轮留坐庄。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平常人的一种愿望。事实上，善有恶报，恶有善报，或者天地乱了章法，上帝瞎了眼睛，于是善恶交错，难以分辨，实在是凡人说不清楚。不清楚才好，才有了许许多多小说家去追逐寻找，找出了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找出了一塌糊涂，结果就出现了古今中外无数伟大的小说家、小说。

据我所知，水舟出生在湖北省农村，有森林树木，有起伏山峦，有闭塞和原始。虽然他已上过大学并进入城市，但土人土性难改，很固执也很有些与众不同。比如水舟这名字挺好，本意大抵是如水中之舟或如舟行于水，自由自在，永驻不衰，挺顺畅。事实上，他的秉性不很喜欢在顺水中的舟船，在逆水中行舟时，才可能走得更稳当更成就些。写书的时候，他把名字改为半岛，半岛的意思当然是三面环水、一面靠了陆地。这比孤岛要好些，因为还留下一面，这一面便是他的依托他的根系。这根系仍在山里，土人野性，流在无羁，为人为文，全都是一副样子。这就很不简单。

我比较爱看《凶年》中所体现的那种气氛。第一章，开头是这样写的：“一条不祥的线形乌云，从老南角探出脑壳，一

口吞掉大片落霞，跟着，以雷电开道，翻滚腾跃，涡旋咆哮……天空一片片破裂，一块块坍塌，一方方在震荡中扭曲、冲突、吞并，演义战争。刹时间，迷雾四野，风拔古树，雨洗群山众岭，万物万类为之昏暗，为之颤抖，仿佛世界末日临头。”

接下去：“虬龙镇混沌开来。飞沙走石，狗吠鸡叫，巨大的恐慌瘟疫一般蔓延……分明裂成碎片，须臾弥合为整块；分明黑云如层峦叠嶂，刹那天窗大开辐射一团珠光宝气；分明是珠光宝气，转眼间又化为乌有。

‘看，像龙！’……

‘是龙。’……

‘啊？’

‘断尾巴龙’。

……镇子难逃劫数，遭受了一连串的祸残。”

引文不必过多，引多少也不可能恰当，除非把小说通读一遍。何况这种气氛是自然与人的一种粘接，是文字间所流露出的一种灵气，这灵气便是作者对大自然的某种崇拜和存疑、可知和不可知的始终如一的追寻。先兆，变态，感应，魔幻，神秘，灵异。既荒唐绝伦，无稽虚妄，又新奇刺激，充满魅力。凡此种种，我以为不可以言传，只可以意会。文章把气氛做到这样地步，省略了作者跳将出来告示种种认知，议论种种主张。尽管不同经历的人会从同一气氛中得到不能等同的领略，但有一点肯定是相同的：社会和人生真不知会是什么个样子，你一定要追求不舍，但你永远不会走到尽头。就这样。

《凶年》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以悲剧为了结。所不同的是万寿子的悲剧采取了更加残酷无情的手法，除了叫人进行一番正常思考以外，似乎还可以看到一些未了结也难了结的因

素。我是赞赏作者的这种冷峻和幽默的。

不是一种简化了的悲剧，悲怆中加进去更多的深重和力量，是催人向上的、向前的，叫做悲而无泪，哀而不伤。当你看到了因为一块石头而引发出如此诸多的人事异变时，自然会在阅读快感中沉淀下含笑的内心和美不胜收。

作者会是一个例外。他肯定依然在沉重当中，终生难以自拔。他会再去做小说，照着这个样子也好，不照着这个样子也好，但沉重的包袱他这辈子就算背上。他已经走入迷宫。

1992年11月22日

于北京新源里

## 小 引

三年前，我们这个小地方发生了一件大事。若以历史学者的眼光来看，那宗具有非常意义的事件似乎不应该属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因为笔者无论怎样美化，虬龙镇本身还是相当丑陋，更谈不上人杰地灵。然而，它有幸获得了一次“曝光”机会。借用一句套话：全是老天爷的安排。

不独如此。

在整个过程中，一个被全镇公认的白痴、不是男人的倒霉男人居然充当了主角——命运对他太偏爱了，人们也莫可奈何。

实际上，事先是有征兆的。开春那场罕见的雷暴，让许多聪明人隐约预见到了此后一连串的灾难——这正是本书所要报道的内容。当然，这一切在某些人眼中不足为道，而另一些人则以为不管天方夜谭。但无论如何，叙述者毕竟应当尊重事实，既不可将寻常的东西夸张得稀奇古怪，又不能使故事干巴巴的倒人味口。

的确，想把一桩真事写得好看，有如老处女找对象一样不易。只能试一试。

这段开场白有些哗众取宠的味儿了，还是言归正传吧。

# 第一章

## 1

一条不祥的线形乌云从老南角探出脑壳，一口吞掉大片落霞。跟着，以雷电开道，翻滚腾跃，涡漩咆哮。眨眼工夫，膨胀得又肥又大，横亘整个天空。

天空一片片破裂，一块块坍塌，一方方在震荡中扭曲、冲突、吞并、演义战争。

刹时间，雾迷四野，风拔古树，雨洗群山众岭。万物万类为之昏暗，为之颤抖，仿佛世界末日临头。

虬龙镇混沌开来。

飞沙走石。狗吠鸡叫。巨大的恐慌瘟疫一般蔓延。婆娘们呼儿唤女，拴猪圈鸭。男人们一群一伙地呆在背风蔽雨的屋檐下，伸头缩脖，眨巴眼睛，张望龙年第一场暴风雨——犹如张望他们的命运。

命运宛若变幻莫测的天空。分明裂成碎片，须臾又弥合为整块；分明黑云如层峦叠嶂，刹那又天窗大开辐射一团珠光宝气；分明是珠光宝气，转眼间又化为乌有。

“看，像龙！”一个稚气的声音惊呼。

“是龙。”有个年老的嗓门肯定地应声。

“啊？”

“断尾巴龙。”

年老的声音继续响着，又遥远又苍凉也冷漠。

断尾巴龙是上天探望亲娘的。早年间。孽畜犯了天条，玉皇爷把它囚在东海。后来王母娘娘做人情，玉皇爷才开了恩，准它十年上天一趟。这年月，该着它亲娘见一面啦……

## 2

我们虬龙镇人差不多全听过这个神话。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跟别处一样，由于富有时间和缺少思考，人们习惯于糊里糊涂地活着。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刨根究底的耐性。我们不清楚断尾巴龙触犯了哪款天条，玉皇大帝为何将它囚禁在东海，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到底做不做人情。我们仅仅晓得，每逢断尾巴龙探母的年头，天灾人祸总是脚尖撞脚跟地来，日子疙疙瘩瘩的特别难挨。

这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切身关己的历史经验。

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

远的略去不提，单说上一回吧。我们这个镇子难逃劫数，一年之内遭受了一连串的祸殃：

断尾巴龙升天的当夜，一个五十岁的老寡妇，正擦洗身子，猛然瞅见黑暗中耸立一个庞然怪物——无头无脚，肚皮上的脐眼如嘴翕张且吐出荧荧绿光，于是吓出了神经病，打那以后，逢人见面便呆笑个没完没了。

一次泥石流，在夜半袭来，不光毁掉百亩禾苗，而且冲倒镇尾两栋屋子，三人丧生，尸骨未存。

六月里一声旱天雷，竟将一棵顶粗壮的刺槐树跟全镇有口皆碑的教书先生一齐劈死（写到这儿，笔者心里十分悲痛，但愿这位乡村教育家的在天之灵能宽恕后人对他的惊动）。

.....

这些个事儿，还可举出几桩。

解放初，就是那位后来惨遭雷劈的教书先生爻开朴说过一句蛮精辟的话——

“老天爷对孽畜的一次开恩，对于黎民百姓来说则是一场祸害。”

人们当时搞不懂开朴先生的深刻思想，一如后来同样闹不明白他惨遭报应的悲剧。人们只是本能地感着了来自冥冥之中的巨大威胁。

一回，又一回，眼巴巴怨望龙状黑云兴风作浪，危害众生，以至形成习惯性恐惧。

古老话传下来，龙年十有八九是凶年，难免大祸大难降临；又遇断尾畜生探母，所以许多人感到日月难过，陷入两难处境——既忧心忡忡又淡然处之，既巴望拼它个鱼死网破，又无可奈何但凭老天安顿。

### 3

天黑时分，风敛雨收，雷声也似刚解轭的老水牛，气喘吁吁地哼哼，没有后劲。及至夜半，春雷再度激昂，风雨又掀高潮。虽撼天摇地，气势却比不得开头，有些儿虎头蛇尾的味道。

经见丰富的老翁说：这是孽畜回海。它在亲娘那里得了亲爱，也受了教训，温驯一些，规矩一点，不像去时那般急躁横

暴了。

在这个浑沌而博大的时辰，虬龙岭上的虬龙镇沉睡着了。不论翻天覆地，改朝换代，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每到夜半，它就蜷曲首尾昏昏沉睡，风雨雷电是唤不醒的。

人亦然。杞人忧天的老者也好，愚蒙无知的小儿也罢，全都不再悬望断尾巴龙自天而降，或者期待那团似真若幻的珠光宝气洒向人间。人们顺服苍天。人们知晓幸福不是倾盆雨，不会从天上落下来。从天上落下来的，往往是祸祟。

也许，很多人会梦见某个张牙舞爪的真龙之身。次日醒后，坐卧不宁，诚惶诚恐。但这种时候，他们大都安然无恙地呆在暖被窝里，放松四肢，享受紧张劳作一天之后的安稳——至少外表上是如此。

#### 4

也有警醒的人。

或者说不安生的人。

雷雨再起之际，镇头一间屋子的木门吱嘶一声裂口。随着一道惨白的闪电，有条黑影横出来。刚抬腿就摔了个狗啃屎式，却不哼不哈，爬将起来，跌跌撞撞朝后山奔去。

古诗曰：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这情景太福尔摩斯化了，叫人不由得生出一宗血淋淋的联想：莫非此人是个抢犯？莫非镇上发生了一桩抢劫凶杀案？

当然都不是。尽管这一夜以及后来的事件使不见经传的小小虬龙镇声名鹊噪，此时此刻却是了无动静。

那人梦游一般跑上后山采石场，噤地一响跪倒在一个石窝里，任风浇雨泼电鞭雷轰，岿然不动。

俨似代人受难祈求上苍的圣者，又如疯子。

记忆之潮，在他的脑海中上涨又退去，淹没他又枯干他。

潮涨。潮落。

事情过去许多日子，只要陷入冥思状态，他便依稀记得这个不同寻常的夜晚。

那晚，草草吃过夜饭后，他虚掩了屋门，一直半躺在床上看书，不觉夜深沉了，困意如水一浪一浪地卷来。正欲和衣睡觉（他有和衣睡觉的习惯），听得雷声又大起来，风呼雨响。其间有个恢宏神奇且极具暗示性的声音，从无限高远的地方落下，不断地拨动他的灵魂。一股不可遏制的欲望飘忽不定而又訇然有声，且将他牵引、摇撼，最终征服了他。

恰在那会子，床头台灯在刺眼地一亮之后倏忽熄灭，屋子里登时黑得叫人不敢再呆下去，一声炸雷活像一只巨人手掌，迅猛地扇将过来，仿佛轻轻地托起了他的身子。

于是，他似乎是身不由己地飞出屋子，一头扎进嚎叫着的黑夜。

但是，从镇头到后山这一段过程，已被他忽略了——或者说，他已记不真切了。

那一时，一条金蛇刷地窜过漆黑无边的天幕，一声铮铮鳞甲撞击山峦的金属般的音响在他脚底下开花，他感到自个的身体和整座后山一齐动了动——这一瞬乎，闪电把大地万象粉刷得雪白雪亮，同时也将他惨淡无光的人生刷写得灿烂辉煌。

他仿佛瞅见了某个奇妙的东西。

不，不是仿佛，他是真切地看到了那个东西——虽然仅仅一眼，但他的的确确看到了——看到了以后，他的目光就如同一束绳索，死死地缠住了它。它休想溜掉！

它是一块石头。

它是被那声炸雷崩出来的石头。

它决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凭一种直觉，他知道它不是。

不然，他的眼睛会亮得那么邪乎、亮得叫人害怕吗？不然，他会那样仰天发出长长的一声吼叫吗？

他连滚带爬地接近那块石头。他企图抱起它。他没有成功。石头的一角好像生了根，深深地嵌进一块巨大的岩石里。

他即刻改变姿势，全身伏地，情急之中也没想到去找一件工具，就迫不及待地用双手在岩石缝里鼓捣个不停。那模样描绘起来肯定很滑稽：如刨食的鸡，似打洞的鼠，又像风暴来临之前，拼命把身子往峭岩底下硬塞的企鹅。

那个时刻，他发疯地捣着、扒着、抠着。石缝里的泥浆叽叽咕咕地往外流溢，极像婚床上的音响。

当然这不是他的感受，他不可能有这么个绝妙比方。他又亢奋又狂喜，甚至带点儿迷惑。说真的，他被这个眼看就要到手的東西引诱着、挑逗着，忘记了时间，更没感着寒冷，手指头鲜血淋漓也丝毫没有感觉到。浑然不知雷霆远遁、风雨停歇已久。

那块来之不易的石头终于归他所有了。

这个时候，他才感觉又累又饿又冷。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抱着那石头爬进石窝旁边的人字形草棚就昏迷过去。

他做了许多梦，梦里有龙——但不是断尾巴的。

## 5

将近五更，万世农习惯性地惊醒，听得哪户一声酒鬼打嗝似的鸡叫，明白自己再难补个回笼觉了。

平摊躯体，心里边忽儿悬起一宗事体，想想又记不得。在那只破喉咙老鸡第二次打鸣时，终于想出来。遂蹣腿下床——先动那条好的，后拖那条伤残的——摸黑跛进灶屋。

他挫矮身子，出手一胡噜，果然没碰着灶门口的挡火石——它没在原处——就有些儿惶恐。

方方正正的挡火石是石头当中的贵族又是受难者。长年烟熏火燎，见天每日拖来挪去，磕磕碰碰，身上积满黑糊糊的伤痕，失却棱角与本色。可它是上辈人留下的，几等于家族兴旺的象征。没有它，柴禾、灶膛、草木灰以及水桶铁锅这类东西就散成孤零零的死物，联系不起来，家庭便没了灵魂，更意味着熄火断炊、败家毁业、日子捱不下去。

为此，当地人都重视挡火石。兄弟分家，有宁愿不要国漆雕花双人床而只得那块祖先用过的石头的。

所以，几十年来万世农同镇上老辈人一个德行，格外宝贝家传了三代的方正耐火的硬东西，视若图腾（自然他不可能懂得图腾，但就是那么个意思吧），以至于某个晚上它没放回原处即成为一桩心事，非到灶屋将它归置稳妥睡不踏实。有时候，那石头明明忠诚无比地静坐在那里，他也不实心，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摸摸它，生怕它叫人偷了去。

这里面是有些病态成分的，犹如某些人出外锁门老觉得没锁上要转身回去证实一样。

万世农的惶恐是短暂的，没依没据的，因为很快找着了那块“宝石”——它栽进了灶门下的灰筐里。也许是响雷震倒了它吧。他没有多想，吹去灰屑，将它放稳，心里边安宁些了。

那工夫，小腹有点胀鼓，便披件破袄，靸双套鞋，穿过堂屋，开一扇大门，朝跟偏屋毗连的茅房趑去。

四周涂了漆，黑黢黢的夜色像蜜，浓。暴风雨后，空气新鲜得可以吞食。当然，万世农的感受没这么强烈。大半辈子活在山乡，谁还稀罕那些个不值钱的玩意？仅觉着脚下十分的泥泞水滑，如同踏在泡烂了的红薯堆里，走得失了信心。

出洩的当口，勉强听得见黎明前的种种音响：公鸡的啼鸣，乌鸦的咕呱，远处小溪的流动，拦道鸟朝斜刺里腾空掠起的嗖嗖声……

还有一种怪声。

“吱吱嘶嘶”的，初闻蛮远，细听又近。若劲风灌夜壶，如独轮车爬坡，又似懒蛇出洞。瘆人。虽说时逼五更，身在自家屋旁，可是那模糊不清的声响叫他十分起疑，心又一次悬空着了。

洩未出利索，只得将裤腰草草裹了。两条鼻涕却痒痒地下流，用手擤了擤，温热的粘液活像虫子样地滑到指头上，闻着有股湿木头味。就便往墙头上那么一揩，急匆匆意惶惶颠到偏屋门口——

真就是那单扇门时不时地于轻风中自动开合，弄响某种不祥。

他踉跄而入，至床前双手一胡噜，心里头咯登两响——没人！

唉呀，福子我的苦命的福子哪去啦？

登时锐叫：福子——福子——

……

惊天抢地的呼声，撞入了正屋下房小两口的温柔梦乡。万寿子一个激灵爬起来。钟晚兰也跟着披衣下床。夫妻匆忙出门，不知晓大五更的，老爹为哪桩哪件咋咋呼呼吵得左邻右舍不安。

“嚷嚷什么哪？”寿子揉着眼睛问。

“福子不在啦。”万世农一指偏屋，颤声应。

寿子动了一下眼皮子，并不多问，勾头钻进偏屋，摁亮了台灯。

屋内空落，雨气浓厚。床上枕头竖立，被单角拖地，零乱不堪。几件简陋破残的家什和大摞大摞的书本坦白着，似乎在表明它们没有藏匿一个大活人的能耐。

晚兰跟脚进来，弯腰掀臀捡起落在地上的一本书，拍打拍打，扔在了床头。

“这呆子，死到哪啦？”寿子搔着后脑勺，像自言自语，又像问晚兰。

晚兰望望男人，没有言语。她的脸庞上残留依稀梦色。

万世农在屋外扯破喉咙号叫了几声，又瘸着走到门口，倚在门框上。先膘儿媳一眼，临了，直了眼珠子看住小儿子。

有顷，硬着喉咙管说：

“行行好，去找找吧！”

寿子横万世农一眼，皱皱眉头，懒懒地朝镇中小学去了。

钟晚兰退回房内，叠被扫床，拢头梳辫。心里边忽然很乱，没了情绪。她凑近梳妆台上的一面椭圆镜子，看见自己的脸孔罩有一层恍恍惚惚的阴影，又即忙离开了梳妆台。